

# 從省議員蘇洪月嬌 引發的聯想

英雄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台灣舉行四項公職人員選舉，結果雲林縣的蘇洪月嬌女士以最高票當選該縣之省議員。我們一方面慶幸選民大眾作了明智的抉擇，一方面為她在競選期間所受的種種非法迫害打抱不平。她的「抗議控訴——警察違法破壞選舉紀實」一文，幸有台籍立委黃信介、康寧祥兩位先生幫忙，才能印刷傳播，終於轉轉運到我們手中，否則我們身居國外就很難知悉台灣選舉黑暗的真象了。

蘇女士在她的控訴書中提到，某些國民黨經營的報紙要竟中傷，以高事重提的方式，詆毀她的丈夫蘇東啓，目的無非是針對一些胆子小的選民，警告大家：「匪諜之妻不是好貨」。為了辯白起見，她決定找出青年黨所出版的民主潮第十一卷第廿期裡頭的一篇社論，題目是「蘇東啓被捕事件」，交給台中印刷廠印製十萬份，讓選民自

己評判是非。看：蘇東啓究竟是是不是匪諜。國民黨深怕被人挖了瘡疤，這一驚非同小可，發動一群特務這些台中及北港的大批警員，硬把那些傳單弄去攔劫。他們蠻橫無理，相信看到那一篇文章的人，都會義憤填膺的。

為了明瞭真象，筆者特地跑了一趟圖書館翻出那一期的民主潮（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出版），把「蘇東啓被捕事件」的社論從頭到尾仔細讀了三遍，實在不懂為什麼國民黨政權要小题大作，費尽心機全力阻撓蘇洪月嬌女士採用它作競選傳單。現在我把它的內容扼要記述於后，讓讀者諸君玩味一下。

(一)雲林縣議會開會期間，縣議員蘇東啓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深夜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逮捕，當時謠言紛傳直到九月廿日聯合報才刊載該部發言人王超凡的談話，藉統地指稱「蘇東啓因叛亂行為，經依法予以拘捕」。以後就三緘其口，到了十月中旬，仍然拒絕對該案作任何解釋。民主潮認為依法逮捕。當時某君在家睡覺，警

備總司令部硬說他是現行犯，因此不受此法之限制。不免有強詞奪理之嫌，難以令人信服。

(二)蘇東啓過去的種種行為，表現他是愛國的青年黨員。在日據時期，他被徵在日本駐泰國大使館任職，為了响往祖國，不惜冒生命的危險，逃到重慶，直到中日戰爭結束後才返台。

(三)蘇氏在第四屆市長選舉時，曾作過雲林縣的縣長候選人，向國民黨提名的林金生（目前的交通部長）挑戰，雖然沒有達成願望，他獲得九萬多票，表現不錯，可能因此樹敵。他在縣議會中，有「蘇大炮」之雅號，素以敢言著稱。嗣後自由中國黃紆人雷震被捕，以叛國罪判徒刑十年。蘇君於一九六一年春，在雲林縣議會提出「請政府特赦雷震案」而獲通過。

綜上所述，第三項所列的幾個事實，很顯然是國民黨當權者所無法容忍的。向雷震有權闡的這項提案，刊載在民主潮第四卷第十六期（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六日出版）。雲林縣議會於三月十八日舉行第五屆第一次大會時，會中議員蘇東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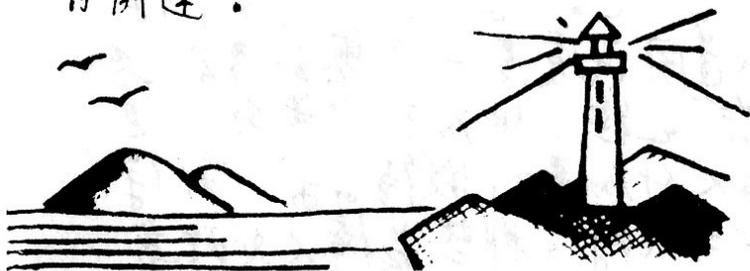
三人所提臨時動議案：「為提出請願，請總統准依憲法第四十條之規定，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予以特赦，藉慰眾望由。他的提案理由說：「……查雷震其人所犯罪跡如何？我人實未便置喙，惟雷震過去服務國家多年，特別於對日抗戰，以至政府遷台前後期間，盡忠為國，……觀其棄發審訊期間，全國民衆之重視注意極其轟烈，蓋可見其一斑」，接著蘇氏強調國民政府對日本異族尚且化敵為友，何況對斗事已高，曾對國家民族有貢獻之雷氏乎！結尾的一段，他說：「……故深盼當道俯恤民間一衆熱望，特赦雷震，對國家民族內外團結，振奮民心，將有莫大益處焉！」

這一個又情並義的提案，經大會通過後於三月廿五日由蔣總統府。它的效果是什麼？它的後果又是什麼？我猜想老蔣根本沒有機會看到這份文件，否則蘇氏早已槍斃，不會等到半年以後才以莫須有的罪名，把他判刑關進人間地獄。

蘇氏被逮捕之初，妻子極力營救，其二歲幼兒被押，三

次作階下之囚的故事，讀者諸君大概還依稀記得。她的「陳情求援書」登在民主潮第十一卷第廿三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上監察院請願書」登在民主中國第五卷第一期（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出版），為民主社會黨之刊物詳細敘述她的遭遇，令人一掬同情之淚。蘇氏在獄十多年，他的妻子獨自茹苦含辛，撫育六個子女長大成人，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蘇氏身體本就不好，受到國民黨酷刑的折磨，有兩次已瀕臨死亡之邊緣。蘇世月嬌女士始終不畏強權，奮鬥到底，現在成了夫婿的接棒人，繼續為台灣的前途而奮鬥，她的信心勇氣與毅力，令人欽佩。

最近的報紙報導省議員蘇世月嬌在議會發聲，要求政府公平處理中壢事件。她仗義直言，擇善固執的精神，不讓其夫身死於前，才了了「蘇大炮」又產生了。有這樣的女性做為我們的榜樣，誰敢說台灣沒有前途？



# 作夢記

==懷鄉==

最近懷鄉甚因為懷鄉而三餐無味，睡未入眠，做工作總是懶懶，那一天透早一起床，拿著筆和紙請我太太，把我昨夜作夢的經過寫出來，供大家鄉親話談。

“阿婆，你好！離別多年，難得今天在美國見面，你來美國多久了？”

“今天才到美國。”

“那麼有朋友請，您一手美國就帶著老朋友。”

“我是專程來美國看您的。”

“是有什麼大事請勞動您千里來訪？”

“我是來找您談之中壢事件。”

“什麼？這件事您那裡也知道？”

“那裡會不知？那了殺人魔王罪惡多端，殺害了我多少台灣鄉親，閻羅王張生氣，要催他的命，我們在「生死門」一直等他的死期，要把他修理得他永不得超生，所以我們對台灣發生的事情都很關心，尤其中壢事件，不知又有多少鄉親會被